



滑稽剧
不 夜 的 村 莊

蜜蜂滑稽剧团集体创作

周正行执笔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“不夜的村庄”是1959年上海市戏曲会演中涌现出来的一出较好的滑稽剧。

某剧院创作干部方和清下乡劳动锻炼，农村里正在兴建水电站，其他下放干部都热情地投入了紧张的建设工程，方和清思想上对劳动锻炼缺乏正确的认识，拣精挑肥、弄虚作假，……闹了不少笑话。最后为农民兄弟的为集体利益而忘我劳动的高贵品德所感召，认识错误，端正了劳动态度。同时剧本也侧面反映了新农村的建设面貌，及农民兄弟对美丽远景的向往的欢乐情绪。

前 記

“不夜的村庄”能完成，首先应归功于党和各级领导的支持，还有演员同志的丰富，以及农民同志、下放干部的帮助。

剧中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下放干部方和清和老饲养员張老福展开的，在人物处理上，开始我把方和清表现成是为“下放运动”的形势所迫，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到了农村，在轟轟烈烈大跃进的建設高潮中，他的好逸恶劳和周圍的人热情劳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出尽洋相。演出后，领导召开了座談会，大家指出对待知識分子的缺点不能够采取厌恶、嘲笑的态度，应该团结帮助。吸收了意見后，我又对方和清重新做了处理，首先肯定了他的下放动机是好的，他認識到知識分子劳动鍛炼的重要性，不过对劳动缺少正确的估价，总觉得体力劳动很简单，因此剛下乡时只有一股热情，等到一接触实际，就觉得体力劳动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轻松，产生了畏惧情緒，怕苦怕累，口是心非，形成了一連串可笑的行动……最后，群众忘我地搶救水电站感动了他，领导和同志們帮助了他，加上农民同志对他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使他开始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思想。这样一改动，我們对方和清的态度，前后就不同了。現在象对待一个有缺点的好朋友，誠懇和善意地帮助他，希望他改正錯誤，而不是諷刺挖苦他。

滑稽戏里的正面人物必須具有喜剧性的性格，比較难处理，可是这个戏里要解决知識分子对劳动人民的看法，一定要树立鮮明的正面形象，我大胆作了一次嘗試，除了方和清外，其余都

是正面人物，可是都沒有写好。写張老福的时候比較順手，因为在我的生活里还比較熟悉，农村里看到过性子耿直、开朗的老农民，他們常常綑着臉說笑話。他們对新社会，对共产党、毛主席有着无限的热爱。我把張老福就处理成現在这样，他热爱劳动，把社当做自己的家，心里有什么，嘴上就說什么，不管什么事他都要热心地发表自己的意見，他的內心火热、外表冷漠是外表热情、內心冷漠的知識分子无法理解的。他的爱牛如命，爱社如家，情愿自己吃亏，不能使农业社不利的感情，在一个处处为自己打算的知識分子也是无法理解的。这样就发生了許多矛盾冲突，构成了富有喜剧性的情节，通过这次嘗試，虽然沒有什么成績，但我体会到在我們这样一个欢欣鼓舞的偉大时代里，处处都有活潑、风趣，令人敬爱的正面人物。問題在于我們要以更高的政治水平来理解，更好的技巧来表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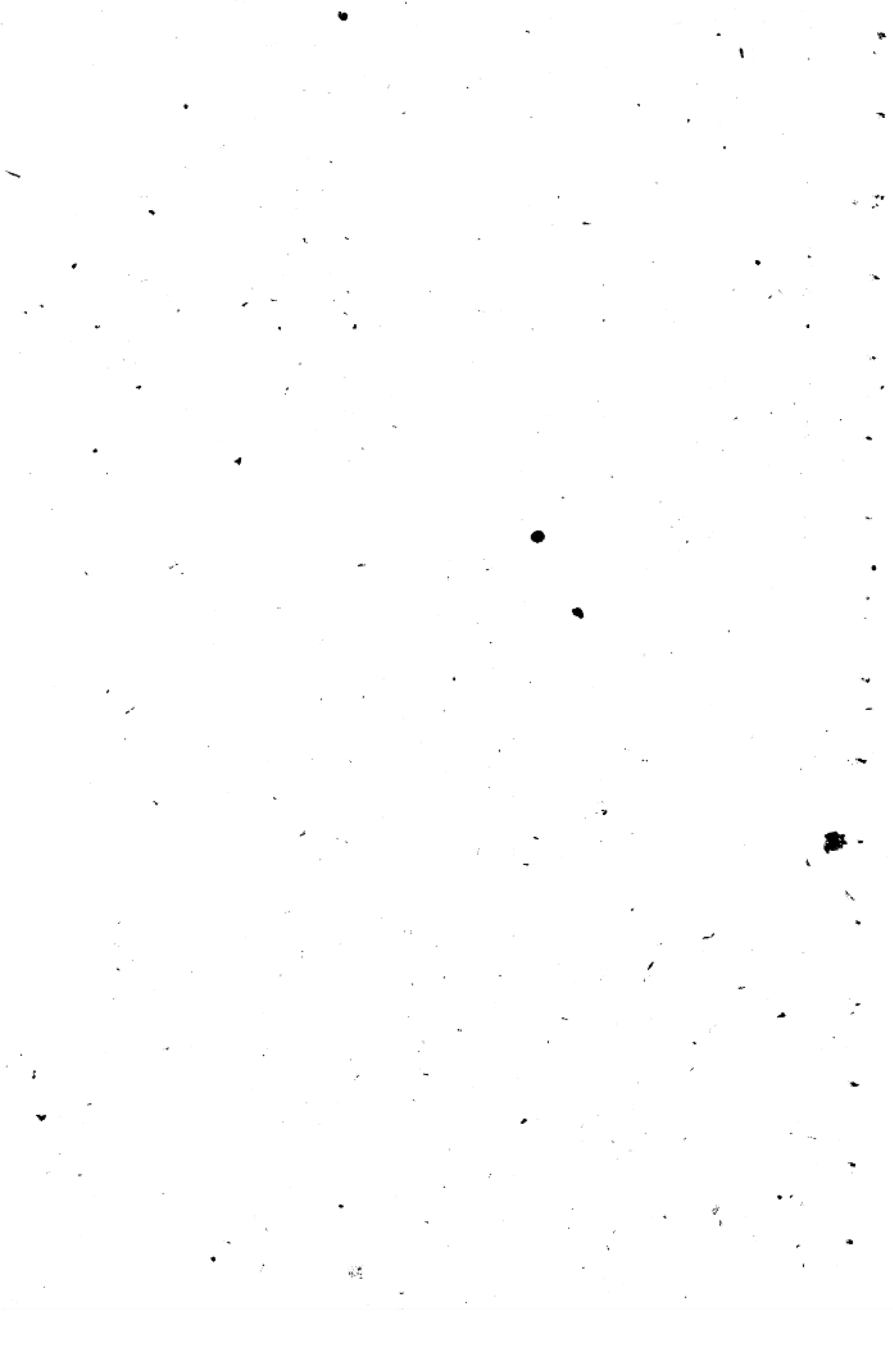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創作是在文化局直接領導帮助下进行的，文化局金乐一同志、滑稽戏編剧老前輩朱济蒼同志都参加了創作。会演后領導又請了上影編剧李天济同志进行加工。由于执笔者水平所限，虽进行了几次較大的修改，但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，希望大家給我們提出宝貴的意見，以便再作进一步的修改。

周正行

1959年8月

登 場 人 物

- 方和清 某剧院創作干部。
楊 明 某剧院創作干部。
路鳳华 女演員，下放干部小組長。
張根生 农业社社長，复員軍人。
張老福 社長的父亲，农业社飼养員。
宋好婆 文娛活动积极分子。
小 明 不安心农村工作的青年。
杏 云 小明的对象，生产队长。
李小平 女技術員，社長的对象。
小 桂 少先队員，十三、四岁的女孩子。
桂 生 青年社員。
老 王 男社員。
阿 兰 女社員。
阿 大 社員，小桂的父亲。
丁同志 剧院工会主席。
男女社員多人。



第一幕

時間：1957年冬，第一批干部下放时。农业社正在兴建水力发电站。

地點：农业社社长張根生家門口。右面是飼养棚的一角，可以看見远远的青山和靜靜的河流。

〔幕启。社长張根生手提話筒上。〕

張根生：（向內喊話）桂生，你到水电站工地上去看看，我去接下放干部，馬上就回来。（向牛棚）爸爸，屋子收拾好了嗎？下放干部馬上就要来了。

〔張老福从牛棚里出来。〕

張老福：都收拾好了。我們家住一个，跟我睡一个房得了。

張根生：好！我这就去接去。（欲下）

張老福：根生，你把帮手还給我好不好？你們建造水电站，总不能把劳动力全調去，弄得我連个帮手都沒有。

張根生：爸爸，你別急！現在干部下放，有他們来帮忙，劳动力可以解决一部分了。

張老福：这些干部都是干什么的？

張根生：是知識分子。

張老福：哦，吃墨水的。他們是讀書的文人，不会种田，也不会看牛，叫他們来干什么呢？他們做我帮手行嗎？

張根生：爸爸，先克服一下，等水电站一发电，劳动力就可以解决了。

張老福：等水电站发电，我的老骨头都不知哪里去了，还用什麼帮手呢？你看“黃花”剛生小牛，我實在忙不過來，連水都沒空去挑。

張根生：我先幫你挑一担去。（挑桶欲下）

張老福：（不舍得兒子太累）誰要你来幫我，我自己沒有手脚嗎？忙你的去吧，等等我會挑的。（拿了水桶進牛棚）

〔李小平騎了腳踏車上。〕

李小平：啊呀，我的社長同志！我找了几個地方：水电站工地上、麥地里、菜地里，原來你躲在家里。

張根生：小平，技術員同志，區里有什麼指示？

李小平：喏！（遞給根生一個文件）區委說要我們在第一個冷汛前把水閘的工程結束，問你有沒有困難。

張根生：困難是有的，不過有你這個技術員在這裡，我不怕了。

李小平：那好！你們明天起全部休息，讓我一個人來干就行了。

張根生：那你不是李小平了，是天上的神仙了。

李小平：我是神仙，你是什麼？

張根生：我什麼也不是，我还是張根生。

李小平：噯，我告訴你，我媽媽昨天在問我了。……

張根生：什麼事？

李小平：你真笨，還不是我們倆的事嗎？

張根生：哦！這個等水电站发了电再說吧！你可千萬別告訴我爸爸！

李小平：為什麼？

〔小明匆匆上，見狀悄悄地在—旁听他們談話。〕

張根生：他知道了，天天催結婚，你受得了嗎？光催還不算，一定還要預備這樣，預備那樣，又浪費，又耽誤工作……

小 明：好了，这下有糖吃了。社長，你真不老实，有了对象还

要瞞我們。

張根生：小明，不許亂說！

小 明：那末快拿糖來！

張根生：到時候還會少得了你嗎？

小 明：好，你可別賴帳啊！李技術員，你做保人。

李小平：小家伙，真搗蛋！

小 明：我搗蛋？好，等鬧新房的時候可不饒你，你留心！

李小平：什麼鬧新房？

〔李小平追打小明，小明逃入牛棚，給張老福推出來。〕

張老福：鬧新房鬧到牛棚里來了！你們在說鬧誰的新房？

小 明：嗯，這……

張根生：（急暗示小明）小明！哦，鬧小明的新房。

小 明：我有什麼新房好鬧？

張老福：唔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鬧我們阿根的新房。

張根生：小明，你看！哦，爸爸……

張老福：阿根！你的對象是誰？快告訴我！

張根生：我哪來的對象？（要小明幫忙）小明！

小 明：社長還沒有對象呢！

張老福：噯！已經過了三十的人了，連個對象都沒有，一天到晚忙工作，現在又忙水電站，更沒有空去找對象了。

小 明：是呀，社長實在太忙了，有了對象也沒空結婚。

張老福：什麼？有了對象了，是誰？

張根生：小明，你別胡說！

小 明：哦！我是說就是有了對象也沒有空結婚。

張老福：小明，你留意着，有合適的，給你根生叔介紹一個。（對小平）小平，你也給我們根生留意，你們朋友多，有好的你要——

〔李小平害羞下。

小 明：人家已經……

張根生：（急拉小明）已經三十多岁了，对象难找了。

張老福：（更急）是啊！你知道年紀不小，快点找才是呀，要不我去托人給你找一个。

小 明：不能托人！人家……

張老福：怎么？

小 明：人家都講究自由恋爱，不兴包办婚姻了。

張老福：你这个孩子，誰包办了？婚姻法我还不不懂嗎？我是說請人介紹一个。你覺得象李技術員那样的人好不好？

小 明：啊！老福公公你已經知道了？

張老福：什么？

張根生：小明！

小 明：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
張老福：小明，难道給我猜着了嗎？

張根生：小明，快去接下放干部去，人家快来了。（拉小明）

張老福：（拉小明）小明，告訴我，是不是李小平？

張根生：小明快去吧！

張老福：小明快点講！

小 明：（急得乱說）不是不是！人家早已結婚了。

張老福：結过婚了？

小 明：人家孩子都三个了。

張老福：（囁咕）可惜，这么早就結婚了！

張根生：小明快走！（拉小明欲下）

張老福：小明，你別去！快告訴我，他的对象到底有沒有？

〔張根生下。

小 明：嚶，社长，我有要紧話跟你談呢。

〔小明欲追張根生，給張老福阻止。〕

張老福：小明快告訴我，不講我不放你走，你講了我買糖給你吃。

小 明：你看，他走遠了。（生氣）人家有要緊的話跟他說，都是你攪了半天。

張老福：你有什么要緊的話！你那点儿心眼兒，我還不知道嗎，還不是想進城當工人？

小 明：社里總不肯放我去，我老在农村里有什么出息！

張老福：什么，在农村沒出息？那末大家都往城里跑，誰來種田？城里人吃什么？

小 明：人家可以不走的。

張老福：人家不走，讓你一個人走？你是什么大人物？你頭上出角的？

小 明：我就是要走，你也管不着！

張老福：啊！什么！我管不着你？我倒要管管看呢！你別弄錯呀，你爸爸還是我抱大的呢！那時你家里跟我一樣苦，連飯也沒有吃，沒有人肯嫁給你爸爸，你媽媽嫁給你爸爸還是我做的媒呢！你媽起先不肯，還是我說好說歹說成功的，要是你媽不嫁給你爸爸，你什么地方來？你跟我說，還老三老四！

小 明：老福公公，我爸爸結婚是你做的媒，那我父親結婚你是知道的羅？

張老福：當然，我是原經手。

小 明：那你兒子結婚你怎么會不知道？（張老福無言可答）喔，沒話講了。

張老福：好，你這句話厲害的，我……我不跟你多講了。（走，又回身）講我还是要講，你這個孩子不會好了，你鄉下的

事也做不好，就是給你到城里去，你也不会好的，你見这家厂好要想到这家厂，見那家厂好想到那家厂，你没长性，不会好的！（入牛棚）

小 明：就是因为你們看我不起，我偏要到城里去，做些事情給你們看看！

〔小明欲下，杏云上。〕

杏 云：小明，你怎么搞的？做得好好的，一会九跑掉了。

小 明：人家有正經事情。

張老福：（从牛棚里伸出头来）什么正經事情！他要找社长，为他自己的事情。

杏 云：是不是为了进城的事情？

小 明：（想賴）不……不是！

張老福：（又伸出头来）喂，年紀輕輕，別說說話！

杏 云：到底怎么样？

小 明：人家都看我不起，我在这儿有什么意思。

杏 云：到底是人家看不起你，还是你自己不爭气？

小 明：啊，我不爭气？好！連你也这样講，我不爭气，哼！

杏 云：是你不爭气！

（唱“探亲相罵調”）

人家日夜在劳动，

一心为生产，

要想把水电站早日造起来，

你独想往城里跑，

个人第一位，

大家都到城里去，

农村建設怎么办？

城里人要吃飯，

粮食啥地方来？

小 明：（接唱）你又不是我老长辈，
教训我不应该，
一篇大道理，
我比你懂几倍。

杏 云：（接唱）你到底懂点啥，
亏你讲得出来，
对待工作不安心，
影响搞生产，
年纪轻轻坍台不坍台？

小 明：坍台？

杏 云：坍台！青年人的台都给你坍光了！

小 明：青年人的台都给我坍光了？难道我一个人影响这么大，
（恼羞成怒）你凭什么来管我？从基本上讲，你是我的对象，不过我们两人还没有结婚，现在你要管我，基本上还管不着！

杏 云：（楞了半天，才急出一句话）凭我是生产队长，我就能管你。

小 明：管我？

張老福：（从牛棚中出）怎么啦？吵什么？（小明注视着張老福）不用看我，是你错！

小 明：我……

張老福：不用多讲，是你不对！不管怎么样，她是你的领导，你应该要服从领导。

小 明：领导？

張老福：是领导。她是生产队长，你要服从她领导；就是你们结了婚，你要服从她领导，生了小孩也要服从她领导；她思想比你高，你一生一世要服从她领导。

小 明：我一生一世服从她领导，那我一生一世还有出头日子
嗎？

張老福：那我怎么知道！

小 明：要领导我，管我，办不到！

杏 云：我沒那么多空来管你的閑事。

〔杏云欲下，宋好婆上。〕

宋好婆：杏云，去，接下放干部去。（杏云不响，見小明也在，生气）
咦，这是怎么啦？（向張老福）老福伯伯，怎么啦？

張老福：（生气地）我怎么会知道！

宋好婆：我知道。不用眼睛白白的，又在吵架了。

杏 云：去，好婆，別去理他！

宋好婆：（誤会杏云、小明跟張老福爭吵）慢点。老福伯伯，你想想，
做人做得还有什么味儿，人家連理也不要理你了。

張老福：（囁咕）咦！怎么会弄到我身上来了？

宋好婆：杏云，你別气。（对小明）小明，你別气，身体要紧。（小明
不响）唉！罪过，小孩会气成这样。小明，他就是一张嘴
喜欢講，心是沒有的，講过算了。

小 明：好婆，你不知道。

宋好婆：我曉得的。

小 明：这太气人了！（气下）

杏 云：自己算做得对了。

〔杏云拿鋤头欲下，被宋好婆拉住。〕

宋好婆：老福伯伯，小明被你气走了，杏云被我拖着，謝謝你来
陪个不是好不好？

張老福：什么？我向她陪不是？

杏 云：好婆，你弄錯啦！

宋好婆：不会弄錯的。老福伯伯啦……

杏 云：(忙接口)好婆，不是老福伯伯！

宋好婆：誰？

杏 云：小明！

宋好婆：(一呆)小明？(不好意思見張老福)

張老福：弄清楚了嗎？事情沒弄清楚，瞎管閑事，象包龍图的娘來了。

宋好婆：算來也是你錯，孩子平時很尊敬你的，看他們兩人不高興，要吵嘴，你也要勸勸；勸么不勸，站在旁邊看熱鬧。

張老福：我們村里的孩子都給你寵壞了。(學宋好婆語氣)“乖囡！乖孩子！你怎么，他怎么……”他們會說兩句新名詞，當他們积极分子；會唱兩句戲，當他們梅蘭芳了。

宋好婆：老福伯伯，你眼睛有沒有？小明這孩子多聰明，我們村里哪次做戲他不是主角？象上次演的梁山伯，身段多好！（學身段）

張老福：喔唷！（不要看，回身撞在牛棚上，撞痛了頭）喔唷！（摸頭）

宋好婆：啊呀，頭撞壞沒有？你看你沒魂似的，把腦袋往柱子上撞。

杏 云：好婆，你別跟他吵了，他頭都撞痛啦。

宋好婆：誰吃了這麼空，跟他吵？我是來看你來的，（輕聲）別給他聽見。

杏 云：什么事？

宋好婆：我知道你們青年婦女突擊隊很好，我也要加入你們青年婦女突擊隊。

張老福：什麼？你要加入青年婦女突擊隊啊？

宋好婆：怎麼，你的耳朵這麼長，又聽見了？

張老福：好的，我贊成！明天到城裡去買兩尺紅布，頭頸里圍着，

我看你还是当个少年先鋒隊員吧！（进牛棚）

宋好婆：輪不到你管，老家伙！

杏 云：好婆，老福公公跟你开玩笑的。

宋好婆：那你同意不同意我？

杏 云：我是同意你的，就是你年紀大了，做不动。

宋好婆：什么？我做不动？你也說我做不动？我不是一直跟你一起做的？一百多斤我挑了就走，你要不相信，我跟你一起去挑。

杏 云：我知道你是挑得动的，不过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日子长呢！

宋好婆：甯！你們別小看我，在新社会里做，越做越有勁，現在我跟你們年輕人一樣，我哪一点做不过你們？

杏 云：好，好婆，我同意你，不过我一个人同意沒有用，要队里同意才好。

宋好婆：只要你同意，生产队里我也問过，她們也同意的，不过你再要跟她們說一声，还要敲鑼打鼓来迎接我，給我些面子。

張老福：（从牛棚里探出头来）什么？敲鑼打鼓？好的，我一定敲，銅鑼寻不到，我敲小鑼；小鑼寻不到，我敲脚爐①。

宋好婆：我知道你没好話說。

杏 云：我們一定敲鑼打鼓来接你。

宋好婆：你去召集生产队开会，我在家里等你。

杏 云：不，現在我們要去接下放干部。

宋好婆：啊呀！我只顧到自己的事，把这么一件大事忘了。好，走！（望远方）你看，这么一大堆人，好象来了。（二人

① 敲脚爐——农村旧风俗，走失了孩子，敲脚爐盖找尋。

急下)

〔小桂拎着行李上。〕

小 桂：快来看，下放干部来了。

〔群众拥着下放干部上。方和清落在后面，跑得气喘吁吁，身上挂满了背包、水壶、毛巾等东西，手里拎了一只装满饼干盒、奶粉瓶、热水瓶和书籍的大网袋，张根生和阿大帮着他拿大铺盖和大箱子。杨明和路凤华只带轻便的旅行袋和背包。〕

宋好婆：〔对路凤华〕同志，你快把东西放下来，休息吧！

杨 明：老方，你怎么走得这样慢？

张根生：你们一路上辛苦了，休息吧！凤华同志，你们刚下来，生活恐怕不习惯，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，不要客气。

路凤华：我们刚来，有什么要求？希望以后在工作上多给我们指示。

杨 明：我们没要求，这次下放，主要是来锻炼的，希望社长同志不要把我們当客人才好。

张根生：老方同志，你有什么要求？

方和清：社长，我们这次是来锻炼来的，从劳动中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，自觉革命，所以这次来，行装轻便，轻装前进，就带这么点东西。〔指着一大堆行李〕

张根生：好婆，杏云，你们去替凤华安排一下，小杨住在阿大伯家里，老方住在我家。

〔宋好婆、杏云、路凤华等下。〕

杨 明：阿大伯，要麻烦你了。〔与阿大同下〕

〔张根生帮方和清拿行李。〕

方和清：我来……